



护生者，护心也——《护生画集》中人道主义视阈下的儒家生态智慧（王振钰 王月清）

王振钰 王月清

摘要：生态伦理学主要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两条路径。《护生画集》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图文并茂的阐释了天地好生、节用时禁，民胞物与、和乐自然等传统儒学的生态智慧，从而构建了以“护生护心”为主旨的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护生平台。《护生画集》创作的成功不仅有效的实现了传统伦理资源的近代理性转型，也开创了生态伦理建设的人道主义路径。

关键词：《护生画集》；人道主义；儒家生态智慧

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我国学者对生态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只是近年的事情，但早在上个世纪初，学贯中西、饱浸儒释的宗教界人士弘一大师、丰子恺以及国学大师马一浮等人就针对当时“杀机炽热、人怀怨害”的情景，响应西方素食主义思潮，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挖掘和阐释传统国学中的“戒杀、护生”思想，创作了图文并茂、影响广泛的《护生画集》。《护生画集》创作的成功，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生态伦理建设的先河，同时也开辟了中国生态伦理建设的人道主义路径。

一、《护生画集》的人道主义宗趣

“西方之学者，倡人道主义。”（《农夫与乳母》）随着文艺复兴冲破中世纪教会统治下以神为中心的禁欲主义的束缚，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题的人道主义思潮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西学东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人道主义作为国人改造和替代传统文化的理论武器而一度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生态问题的形成主要根源在于现代理性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自然本性的丧失，自然秩序源自于人类的主观结构，自然本身被当成了僵死的自然物，那么生态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是通过变革思维方式以实现自然本性的恢复（返魅）。[1] 而中国传统思想天人合一式的伦理型思维方式或许能够为现代人提供一些获救的希望。因此，在人道主义视阈下挖掘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不仅是出于“但为导俗，令人易解”的考量，更是弘一大师、丰子恺等人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

本来《护生画集》作为佛教宣扬戒杀护生思想的一部漫画丛书，理应以弘扬佛法为主。而且“佛法广大，如天普覆。无有世出世间一法能出其外者。故儒、道、回、耶诸法，亦可云属于佛法毫发之少分，但不如佛法之究竟耳”[2]，所以由“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大师负责的《护生画集》前两集虽然“儒佛互援”，实现了“千年儒佛相攻案，至是铿锵会一堂”[3]；但在护生的指导思想根据佛教禁欲主张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慈悲为怀，利乐有情。[4]然而，“善护生者，先护人群。”（《大鱼啖小鱼，小鱼啖虾蛆》）人道主义毕竟是以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为鹄的。所以，在国难当头、生灵涂炭的抗战时期，以“善根苟种，佛果终成”（《杨枝净水》）为目的，宣扬佛教无差别的慈悲，甚至对人类的“天敌”也不忍伤害的《护生画集》当然会遭到曹聚仁等的诅咒——“《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5]理论和现实的困境迫使弘一大师之后的丰子恺对《护生画集》的护生理念重新

进行了思考和阐述。

“护生者，护心也。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了人生，而不是为动植物。”[6]对于外敌入侵，“我们要‘杀’，但我们是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由此，丰子恺舍弃了那种太过严肃、精深的佛教观，奉劝“我们对于宗教上的事情，不可拘泥其‘事’，应该观察其‘理’”[7]。实际上，根据前面所述丰子恺的护生观，结合丰子恺的“童心观”[③]，我们可以发现由丰子恺主创的《护生画集》后四集的创作理念已经由前面近乎自然主义的佛教生态观隐变为人道主义视阈下的儒家生态智慧。

二、《护生画集》中的儒家生态智慧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影响深远且广泛的生存智慧，于现代人所关注的生态伦理方面也有其精彩独到的见解。它以“天人合一”为基调，通过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不仅使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成为人类道德修养的必然途径，更是人类遵从天理的本然要求。《护生画集》在人道主义视阈下，突出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的“心性论”特征，提出了“护生者、护心也”的护生主旨，以漫画的形式阐释了儒家天地好生、节用时禁，民胞物与、和乐自然的生态智慧，凸显了儒家以道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④]

（一）天地好生，节用时禁

儒家由天道而人道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固然因其思维的直观体悟而缺乏逻辑性在理性昌明的近代遭到颠覆性的批判。但是，它以“仁”为纽带将人对自然的道德情感归结为不言自明的天理，恰恰为源自西方的人道主义生态伦理思想赋予了本土化的本体论证明。

《易传》曰：“生生之谓易”（《系辞传》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以上两个命题经宋明理学发挥后，成为儒学道德最基本原则“仁”的本体性诠释；另一方面也成为人之为人的应然要求。既然“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道也”（《朱子语类》），所以，“人者，仁也”。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仅要爱心待人，还要做到“恩及禽兽”和“仁及草木”；否则，“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王阳明全集》）。

“天地间别无勾当，只以生物为心，如此看来，天地全是一团生心，覆载万物。人若爱惜物命，也是替天行道之善事。”（《天地好生》）那么人类如何爱惜物命，替天行道呢？二程以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二程集·二程遗书》）《绿满窗前草不除》引用程明道窗前茂草覆砌而不芟的典故生动的表达了《护生画集》对二程理念的继承和借用：“原来造物主创造万物，各正性命，各自有存在的意义，当初并非以人类为主而造。”[8]人类与万物之间应“各正性命”、“无相夺伦”。“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之间，亦各欲遂其生耳。”（《春草》）否则，“拔苗助长”，不但无助天道，反而会戕夺万物的生机。就像在《剪冬青联想》和《盆栽联想》中表现的那样，所谓的美只能是“残废的美”：“枝折叶破碎，白血处处流。”（《剪冬青联想》）“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会畅所欲言，我想他们一定会提出抗议。”[9]《盆栽联想》更是通过将盆栽的松树置换成被手脚捆绑的小孩，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循人性而失物性“实为悖德害仁，贼也”！

“成之者性也。”（《易·系辞传上》）除了消极的随顺众生，儒家的护生还体现在对万物的扶持。如“闲看蜗牛走，亲为筑坦途”；（《却羨蜗牛自有家》）“群蚁乔迁，我为取小凳，临时筑长廊”。（《蚂蚁搬家》）此外，《护生画集》表现此类生生之举的还有《将装义翅的蜻蜓》、《施恩即望报，吾非斯人徒》等。这些都体现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所具有的使命和责任。人之优越性正在于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人及其他动物，在于他是道德的主动者和代理人，否则，若为己甚，何以为“人”。

但是，“善护生者，先护人群。”（《大鱼啖小鱼，小鱼啖虾蛆》）儒家的护生观念决不是自然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对动植物的绝对保护，而是“爱有差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为了人类的利益，必要的杀生和取材自然并不违背天理和人道。否则，“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孟子·梁惠王上》），将其它生物置于人类同等的地位，甚至主张动物权利至上，不仅有违孔孟之道一贯坚持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战争时期似乎也显得不合时宜。因此，秉持儒家护生观念的丰子恺根据“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的道德要求，一再“寄语慈悲者，护生先护人”。（《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笑万家愁》）认为在杀生时“杀的快”，而不是“提鸡如提篮，任听鸡倒悬（《人道主义者》）”也不愧是人道主义者。只要坚守儒家“非时不杀”的“时禁”[10]原则，“无故则不杀，非时则不杀，禽兽胎卵则不杀，鳞介细小则不杀，虫蚁无害则不杀。可生者使之生，当杀者不妄杀”；（《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就会实现“凤鸟来仪，兵戈不起，偃武修文，万邦庆喜！”（《凤在列树》）建设一个天下太平的大同社会：“昔日互残杀，而今共爱亲，何分物与我，大地一家春。”（《冬日的同乐》）

（二）民胞物与，和乐自然

人道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和原则之一就是提倡爱、同情和人间欢乐。[11]而儒家“天人合一”追求的亦是一种审美境界上的天人和谐。封建士大夫于政事劳顿后流连山水，感悟与万物浑然一体的超越体验，由此生出对自然的爱。[12]丰子恺在《护生画集》中不仅大量引用表达中国式“诗意地栖居”的古诗，还通过直接描绘自己与自然共融的那种静谧、和谐、温馨体验来表达人类对于自然应抱有的关爱和敬畏态度。

宗白华早年把“同情”视为“艺术生活”的灵魂，认为“艺术的作用，即是能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琴，同入于一曲音乐而已”。[13]身为艺术家的弘一大师和他的学生丰子恺当然知道艺术对人类道德净化的独特作用：通过“以艺术作方便”，“能使阅者爱慕其画法崭新，研玩不释手，自然能于戒杀放生之事，种植善根也了”。[14]实际上，这种同情在儒家“民胞物与”思想那里有其深厚的哲学依据。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力图探索天人之际，以求天人协调、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特征。张载就根据人与万物同源于气的“气本论”，提出了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正蒙》）——的命题。在这样一种对宇宙的理解中，宇宙的一切都无不与自己有直接的联系，一切道德活动都是个体应当实现的直接义务。

“是亦众生，与我体同，应起悲心，怜彼昏蒙。普劝世人，放生戒杀，不食其肉，乃谓爱物。”（《众生》）《护生画集》的开篇之作就根据儒家“民胞物与”的德性所知要求人类应该以“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之心胸来“体天下之物”。正是这种同情心使得《今日与明

朝》、《诀别之音》、《囚徒之歌》、《我的腿》、《乞命》等表现动物罹难困苦遭遇的作品得以深深的叩问人们的道德良知，迫使人们对自己往日的残忍之举进行深深的“忏悔”（《忏悔》），认识到为了自己的小我私欲而行杀生之业，实际上是“食彼同自食（《互割互啖图》）”的蒙昧无知，从而多行善业，“勿谓善小，不乐为之。惠而不费，亦曰仁慈。”（《惠而不费》）对于不知仁民爱物，不肯认同人类拥有“至善向上本性”的部分人士，《护生画集》则从“物知慈悲”的角度列举种种民间传说和历史典故来规劝和鞭策人类发挥自己本有的道德本心、慈悲众生：“一蟹失足，二蟹扶持，物知慈悲，人何不知！”（《生的扶持》）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民胞物与不单是人类应该仁民爱物的哲学依据，更是人类审美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第六》）如何没有功利、没有占有、甚至也没有思考，有的只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欣赏”的“诗意”存在，既是孔子“吾与点也”的人生向往，也是丰子恺创作《护生画集》超越戒杀、护生的最高意图之所在。“青山不识我姓氏，我亦不识青山名”，（《飞来白鸟似相识》）“幽人负暄坐，玩之淡忘机”。（《一啄复三顾，虑为物所窥》）人类对自然关注的最高境界，不是为了“利用厚生”，更不是“施恩即望报”（《施恩即望报，吾非斯人徒》）式的虚伪道德，而是在对自然之美毫无心机的审美中，把握人性至真至纯、无挂无碍的自由状态，实现生命整体的生态平衡和协调，既享受到生命的和悦，又实现了对世俗生命的超越。在这种和乐自然的心态下，丰子恺似乎忘却了戒杀、护生的主旨，而沉醉于“家在夕阳江上村，一湾流水绕柴门”（《松间的音乐队》）、“一拍一歌无限意，知音何必鼓唇牙”（《羌笛声声送晚霞》）等静谧、和谐自然的描绘。甚至在《诱杀》和《残酷的风雅》中强烈反对的水边垂钓，后来也在丰子恺的“静观”中具有了诗情画意（《我来施食尔垂钓》）。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15]实际上，考虑到中国“诗以言志”的传统，结合弘一等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理论自觉，《护生画集》中的自然应是人们自身情感的直接寄托和写照。反观《护生画集》的创作背景，“人不害物，物不惊扰”（《雀巢可俯而窥》）的和乐自然之景既表达了人们对摆脱外在尘网和功利束缚，追求个体自由的生命本质的追求；同时也描绘了正在遭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所向往的和平幸福生活图景。“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修罗》）正在遭受“人羊之报”的众生或许最能体会《护生画集》所体现的儒家民胞物与、和乐自然的深刻含义了。

三、《护生画集》的现代启示

《护生画集》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不仅在中国文化界取得了轰动的效应，还被翻译成几国文字，成为全球生态文化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护生画集》通过人道主义视阈挖掘儒家的生态资源，不仅有效的实现了传统伦理资源尤其是儒学的近代理性转型，也开创了生态伦理建设的人道主义路径。

（一）生态伦理建设为儒学的理性转型提供合适土壤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巨大变迁，儒学的现实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晚清到“五四”，儒学被认定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而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化的强力解构。[16]虽然不断有学者援引西学来重构儒学，或希望通过创造性的阐释来发掘儒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从儒学中开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意，从而肇始了现代新儒学思潮；[17]但是新儒学忙于应对西学的挑战和适应现代工业文明而没有为儒学寻找真正可

以发挥自己价值、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施展空间。所以如何为儒学的复兴寻找合适的土壤才是振兴国学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护生画集》当初借鉴和汲取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为了给人道主义生态观寻找合适的注脚的话，今天西方在生态伦理学所面临的困境，却恰好反过来凸现了儒家“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集·识仁篇》）的有机整体思想在生态伦理建设上的不可替代作用。正如美国生态伦理学权威、国际环境协会主席科罗拉多教授所说，建立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契机和出路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18]虽然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儒学生态思想是建立在古代农业文明的基础上，需要经过现代转型才能应对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它至少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构架。它以“仁”作为中介，将“生态伦理与人的不忍之心联结起来，为生态伦理找到内在的心性根据”[19]，这种人与自然有机整体的生态思维模式有效的解决了现代西方以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理论特质的生态模式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由此可见，《护生画集》不仅从人道主义生态伦理层面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理性转型，画集创作的成功还可能证明了儒家思想在解决当下的生态环境危机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生态伦理建设为儒学的理性转型提供合适土壤，它使得儒学的真正复兴成为可能。

（二）人道主义是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派的必然路径

生态伦理学自开创时就主要区分为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两条路径。所谓超越二者的无中心主义实际上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便是自然中心主义，二者必择其一。[20]

尽管在西方学界自然主义对当代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但自然主义生态伦理观有着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自然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要抛开对人类利益的关注，企图从生态规律之‘是’中直接推导出生态道德之‘应当’的做法是行不通的”。[21]相反人道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是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反而正是从人类长远的生存利益出发，我们才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所以，《护生画集》选择“以人道主义为宗趣”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不只如此，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立也必须以真问题作为其前提。因为天人合一式的思维方式根本就没有产生自然主义的道德情感基础。所以，《护生画集》为了引起国人的道德共鸣，就只能以人道主义为宗趣来挖掘和梳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道德资源。今天，以人为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而不是盲目的走上生态中心论，[22]实际上正是延续了《护生画集》开创的人道主义护生路径！

（注：本文的部分观点得益于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陈星教授的指点和启示，特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①] 王振钰（1981—），男，河南南阳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宗教伦理。

[③] 丰子恺在他创作的散文中，多次表明只有儿童才能代表真正的人生。因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联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童心但勿失，乐土即文坛”，所以，“儿童在我（丰子恺）的心目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丰子恺是用童心观来创作《护生画集》的。

[④]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其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不是以利益为中心的，而是以道义为中心的，这构成了其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重要区别。见白奚的《儒家的人类中心论及其生态学意义——兼与西方人类中心论比较》，中国哲学史，2004，（2）。

[1] 吴兴华，吴先伍. 突破现代理性之限——生态伦理的困境与出路[J]. 伦理学研究，2005，（5）.

[2] 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卷[M]. 《弘一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206.

[3] 弘一大师全集：第十卷[M]. 《弘一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232.

[4] 王振钰. 《护生画集》中的佛教生态伦理思想[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文），2005，（4）.

[5] 曹聚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修订本）[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 丰子恺. 《护生画集》第三集序[A]，丰子恺绘画. 《护生画集》[M]. 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

[7] 丰子恺.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A]，丰子恺散文全编（下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52.

[8] 丰子恺. 艺术的效果[A]. 静观人生[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110.

[9] 丰子恺. 我作了四首诗[A]. 丰子恺散文全编：下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0]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27.

[11] 罗国杰主编. 人道主义思想论库[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771.

[12] 孟昭红，李学丽. 略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生态消极因素[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32.

[13] 任俊华，刘晓华著. 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5.

[14] 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卷[M]. 《弘一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89.

[15] [美]爱默生. 自然深思录[A]. 爱默生集[M]. 吉欧波尔泰编. 赵一凡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20.

[16] 景海峰. 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 第1-2页.

[17] 洪修平. 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6) .

[18] 康韧. 首先需要拂拭心灵——访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教授杨暄[EB/OL]. <http://www.ce news.com.cn/news/2000-03-07/828.php>, 2000-03-07.

[19] 陈来. 道德的生态观——宋明儒家仁说的生态面向及其现代诠释[J]. 中国哲学史, 1999, (2) .

[20] 刘福森, 李力新. 人道主义, 还是自然主义? ——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J]. 哲学研究, 1995, (12) .

[21] 刘福森. 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J].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3) .

[22] 林英整理. 落实科学发展观暨《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研讨会发言摘要[N]. 光明日报, 2006-03-14.

Protects Living, Protects the Heart——The Confucian wisdom of ecological thoughts in Painting Album:Protection of Life in the view of humanitarianism

WANG Zhen-yu; WANG Yue-qing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ethics mainly has the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naturalism two ways. Which gist is to publicize the thought to stop killing and protect life are the basic ideas presented in this series, makes up the neoteric humanitarianism platform of protecting living things. The success of Painting Albums: Protection of Life not only effectively realiz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ethics, but also founded the way of humanitarianis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ethics.

Key words: Painting Albums: Protection of Life; Humanitarianism; Confucian ecology wisdom

 关闭窗口  发表, 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发表日期: 2006-4-8 浏览人次: 149

版权声明: 凡本站文章, 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 媒体如欲转载, 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